

一句话的力量

□和军校

2013年7月22日下午，在如诗如画的西安兴隆园小区的一家单元房里，我见到了仰慕了31年的王文汉先生。

头一回听到王文汉的名字是1982年的大年三十晚上。那一年，我刚从大庆石油学校毕业，在2171地震队当技术员。当时，我们的地震队驻扎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台阁牧公社。沙漠深处的大年三十很是凄凉，不见人迹，不闻爆竹声，风也呼啸，雪也呼啸，沙也呼啸。因为大年初一放假一天，三十晚上便可以大醉了。我们拉起一张床放在帐篷中当桌子，菜是食堂打来的大锅菜，酒是每个人从老家带来的特产，有城固特曲、陇南春、竹叶青、二锅头、老银川、北大仓、杏花村……牌子不一，瓶子的形状不一，酒的度数不一。没有酒盅，也没有酒杯，各自捧着各自的碗，碗有大小，为了公正，年龄最长的刘师傅就用勺子量，一人一句子。第一个回合都喝得豪爽，第二个回合，有人玩猫腻了：头高高地扬起，“哎儿哎儿”地喝进嘴里，头一低，悄悄吐在地上，吐在袖子上，吐在喝水杯子里……刘师傅发觉了，桌子一拍，吼：谁再捣鬼，不好好喝酒，就是王文汉那句话！听了这句话，酒桌上的气氛顿时正规了许多，酒也喝得诚实了，喝完了，总忘不了亮起碗底让大家看个明白。懵懂的我感受到了“王文汉那句话”的杀伤力。问刘师傅：谁是王文汉？刘师傅笑而不答，我又问：王文汉的那句话是什么呀？刘师傅依旧笑而不答，只说喝喝喝。

在机关，我也听到有人搬出了“王文汉那句话”。机关里年轻人居多，年轻人总是精力旺盛。那阵子，我们打发业余时间的主要方式是打扑克：“扎金花”，这需要每人要铺一毛钱的底，有一回，不知谁忘了铺底，庄家挨个儿问了一遍，都说铺过了，庄家说话了：这一回我补，往后，谁要是不铺底，就是王文汉那句话！此话一出，再也没有出现过少底的现象。又是王文汉那句话。我问庄家：谁是王文汉？庄家笑而不答，我又问：王文汉的那句话是什么呀？庄家依旧笑而不答，只说玩玩玩。

有一年夏天，来了一场大暴雨，管线被冲得七零八落，单位上组织职工们挖管沟、埋管线。太阳很毒，动一动就是一身汗，挨到半下午，人都有点精疲力竭的感觉，懒头竖着扬起来，躺着倒下去，铁锨有气无力地摆动着，盛在铁锨上的土就像鸡舌头一样的袖珍。班长是个年轻人，他拄着铁锨喊：请大家认真一点儿，谁再图形式、走过场、磨时间、装样子，就是王文汉那句话！此话一撂出去，人人精神焕发，挥汗如雨了。我问班长：谁是王文汉？王文汉的那句话是什么呀？班长依旧笑而不答，只说干干干。

朋友在一个三级单位当领导，单位上的职工总

是迟到早退，三令五申，于事无补。一天早晨开大会，朋友生气了，说：从今往后，谁再迟到早退，就是王文汉那句话！从此以后，单位里秩序井然，很少发生迟到早退的现象。我问朋友：谁是王文汉？王文汉的那句话是什么呀？朋友说：我也不知道。

人人都有一张嘴，天天都在说话，有的人说了一辈子，别人一句也没有记住，有些人的一句话，或许千古流芳。一回一回的，王文汉和“王文汉那句话”在我的心里落了根，满怀敬意，我决定见一见王文汉这位传奇人物，当面求证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了一句什么话。事与愿违，我一直没有见到王文汉，一晃就是整整31年，但王文汉和“王文汉那句话”时不时地总会在我的耳边响起。此后，我星星点点地收集到了一些关于王文汉的信息：王文汉，1938年生于甘肃省高台，之前是一个满山跑的放羊娃，后来当了石油工人，从玉门到大庆，当过钻工、司钻、副队长、队长、副指挥、副处长、工会主席，敢打敢拼，果断刚强，雷厉风行。

关于“王文汉那句话”的故事，却是一人一版本，每一版本都精彩。

版本一：1971年的晚秋，刚刚落过一场透雨，钻前路变成了泥汤汤，王文汉和他的1803钻井队正在搬迁。行至陡坡处，只闻车鸣，不见车动弹，三拧四拧，四个轱辘全陷进了泥坑里，进不得，退不得。如果等，“当天搬当天安当天开钻见井尺”的记录就会画上一个句号。王文汉甩掉上衣，赤裸着上身跳上了引擎盖，喊：抬！听到王文汉的喊，钻工们都倒抽一口凉气，满满一卡车钻杆，三里多泥路，抬到猴年马月呀？王文汉却不管这些，已经抬起钻杆一路小跑地奔向井场了。头上顶着烈日，不见一丝风，几趟跑下来，浑身都是一层油腻子。有人开始骂了，骂不睁眼的老天爷，骂不争气的坎坷路，嘴上骂着，腿就软下来，走得东拧西歪。王文汉见了，又一次跳上引擎盖，喊：谁不把吃奶的劲儿使上，×他妈！王文汉一句话，钻工们又抖擞了精神，脚下生风了。

版本二：1973年腊月的一天，西北风走得急，雪花飞得猛，王文汉和他的钻工们正在219井起钻。固井需要的6卡车水泥送来了。井场上只有10个人，7个人在平台上忙碌，一个萝卜一个坑，离不开。只有王文汉和机房的两名工人能卸车。卡车急着要给别的钻井队送料，等不得。王文汉对两名机房的工人说：来，咱们干，你们两个在车上抬，我在车下背。王文汉开始一个人背水泥，汗从额头上滚下来，用袖子揩一揩，接着背；棉衣湿透了，甩掉棉衣，光着膀子接着背。一个钻工在平台上冲王文汉喊：队长，歇歇吧，今日搬不完，明日再搬嘛。王文汉喊：歇个×！谁不把吃奶的劲儿使上，×他妈！王文汉没歇没停，一个人

一口气背完了6卡车水泥，480袋，24000公斤。当王文汉把最后一袋水泥码整齐后，整个人像一摊泥似的软在地上，脸色如裱，上气不接下气。那一年，王文汉35岁，身患关节炎、气管炎。

版本三：王文汉和他的钻井队在钻岭37井时，意外发生了：井喷。若不及时压井，后果不堪设想。井场却没有压井的重晶石。若等数百公里外的基地送来重晶石，黄花菜真的就凉了！王文汉想到了一招妙计：用沙子压井。王文汉胳膊一挥，发号施令了：去河坝背沙子！几十号钻工出发了，用麻袋背，用水桶提，用盆子端……正逢零下20多度的隆冬，沙水流出来，在袖子上结了冰，在袖口上结了冰，在前胸后背上结了冰……沙子山一样地堆起来了，却没有搅拌机，怎么办？那一刻，王文汉脑海里闪现出了铁人王进喜的影子，他当即脱了鞋袜，挽起裤子，“扑通”一声跳进了泥浆池，挥舞着双臂，拿自己的身体当起了搅拌机。钻工们被王文汉的举动惊呆了，一个钻工颤声喊：王队长，冷……王文汉喊：冷？冷也得搅，谁不把吃的劲儿使上，×他妈！王文汉的喊声一落，钻工们一个接一个地跳进了泥浆池……井喷被制服了。

面前的王文汉矬个儿，黑脸膛，精神矍铄，笑声爽朗，思路清晰，记忆力超强，哪一年哪一月在哪儿打的哪一口井，指导员是谁，司钻是谁，小班里有谁，地质班有谁，炊事班有谁，谁跟谁发生过啥摩擦，他讲得有鼻子有眼。说起广为流传的“王文汉那句话”，王文汉朗声笑了，随后庄重了表情，一下一下地在空中敲着手指头，操着一口纯正的甘肃话，振振有词地说：那是啥年代？国家缺油的年代啊，谁的心里不是一把火？谁不想给国家多打几口井？有个人名叫王进喜，知道吧？对对对，铁人嘛！王铁人的年纪比咱大一轮半，成绩比咱不知大多少岁了。可咱心里就是不服啊。在玉门的时候，咱见过王铁人，人家在台上，咱在台下，咱认得人家，人家认不得咱，但咱在心里就是跟王铁人较着劲儿，为啥？都是甘肃人嘛，他姓王，咱也姓王嘛，他是牛娃，咱也是牛娃嘛，他是铁人，咱也不是泥捏的嘛！吃的都是国家粮，穿的都是国家衣，人家能做到的，咱为啥做不到？咱凭什么做不到？我就是想让王铁人看一看，咱王文汉也不是孬种！所以，那会儿心里总是十分焦急，恨不得一拳能砸出一口井来。有一句话叫啥来着？急不择言，对对对，就是急不择言。心里怎么想了，就怎么喊了，全是你。

我追问：你到底喊了一句什么话？

王文汉笑得更响了，摆着手说：记不得了，记不得了！随后又补充了两个字：粗话。

岁月匆匆，王文汉那句话的故事依然流传着。

人们搀扶大娘一步步向前

“老铁啊——我来看你啦！”
大娘一下子跪在铁人像前：
“你送的‘手闷子’我珍藏多年
我蒸的黏豆包你吃得那么香甜
你要活着啊
该是八十四岁了
只可惜，你少活了二十年
不——你整整活了三十七年！”

说着，说着，大娘哽咽难言
深深的回忆飞向百里荒原
此时的天空飘落细雨
那是铁人的英灵滋润油田
大娘和千万石油人真诚祈祷
松辽大地生长不尽的思念……

在大庆油田第一采油厂二矿北八队西南方，矗立着一座砖红色石碑。石碑上“四个一样发源地”的字样，闪耀着开拓者们的光荣，也照亮着新世纪油田前行的道路。碑旁的青松下，埋着当年石油大会战老领导宋振明的部分骨灰。往东50米就是当年首创“四个一样”的李天照井组的值班岗——5-65井。5-65井组诞生于气壮山河的石油大会战年代，那些激情岁月里的激情往事，仍然响着一个时代的心声，也为新一代创业者们喻示着继往开来的远瞩。

1960年10月9日，油田采油指挥部成立不久，采油战线就打响了试油生产的第二战役。1961年7月12日，采油二矿五队成立了一个新的井组，管理5-64、5-65、5-67三口自喷油井的生产，值班中心设在5-65井，这个井组就叫5-65井组。

当时，在这个矿蹲点搞调研的战区生产指挥部主任宋振明和矿党委决定由在玉门当过5年多采油工、表现一直很突出的共产党员李天照担任5-65井组的井长，杨正培任副井长。

李天照听完领导向他摆出的困难和期望后，没有发出什么铮铮誓言，只说了一句“我尽力去做”。李天照到五队报到时，从队长白荣岗手上接过队员名单一看，心里的压力比原来加重了好几倍，站在那儿愣呆呆地看着队长。白队长已经从李天照的表情上猜出了大概，他微笑着：“是不是嫌新手太多怕没法开展工作啊？先别犯愁，这10来个新手不是有你这个老采油师傅传帮带吗，这种内外行失调的情况在全战区是普遍存在的。你掰着手指算一下，大会战队伍已经快到4万人了，真正是石油工人的才有多少啊，多数人不都是在干中学吗？”

第二天一上班，全井组的人都到齐了，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李天照，等着听井长讲话，可是李天照站起身来把烟头往地上一甩说：“走，上井干活去！”平井场，挖土油池，修整井排间的路，这活整整干了一上午，也没听到井长说半句和这些活儿无关的话，大家都很纳闷儿。要收工吃午饭了，李天照才让大家放下手中的工具，开始说：“以后我们干活分三班，白天是大班，晚上有4点班和0点班。每一口井，每班都要清一次蜡；每隔一小时要进行一次计量还要开阀排空，这些事都要一项一项地做好记录，交给下一班。现在你们还都不能单独顶岗，所以从今天下午开始，我们就先集体上岗。大家跟着我一口井一口井地操作，看谁能先达到单兵作战的水平，达不到的就要单独训练，到那时可别怨我不留情面。希望大家都好好用心学，争取早日能独挡一面上岗！”说完这些话以后，全组没有人表现出畏难情绪，却迎来了阵阵热烈的掌声。从那天起，李天照就吃住在井组，昼夜不停地轮换着带3个班的人上岗，特别是手摇绞车清蜡，经常是手把手地教。

刘传海是个很机灵的小伙子，有文化，有时好耍小聪明。那天他值4点班，接班以后天就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时恰好到了一个小时一次的巡查时间，小刘从值班房向外一探头就被雨水给打回去了。他长叹一口气又无奈地坐下，心想：“这雨水总有停的时候，反正早查一会儿晚查一会儿也不会有什么大乱子。”可他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工夫，井长李天照正在冒着大雨为被雨水淹没的加热炉挖沟排水、调整合封呢。到炉温正常后雨也停了，李天照身上还在往下流着雨水。刘传海愣脑地站在井长身后不敢吱声“走吧，跟我一起巡查去。”李天照这一平和的举动，让刘传海心里比挨一顿揍还难受。检查完后回到值班岗，小刘赶紧摘下挂在墙上的外衣让李天照换上，自己到加热炉前去为师傅烤衣服。

晚饭后的学习会上，刘传海五一十地把白天发生的事说了出来，做了检讨，最后他拿出小笔记本激动地念了起来：“老天下雨我偷懒，井长查岗查得严。救活了加热炉，没被雨水淹。不但没批我，还领我一起干。言传身也教，够我学十年。学习咱井长，坚决顶好班。遵守制度严，不论坏天和好天。”这像是一堂生产教育课，使大家深受启发。

李天照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在生活上关心爱护同志，工作中又严格要求，把全井组的人团结得紧紧的。矿党委书记李光明也把注意力集中到5-65井组上了。

一天夜里，正是上岗和下岗的人交接班的时间，恰巧下起了大雨。李光明躲在苞米地里等了好长时间也没见有人出来，等到雨停了，那俩人才走出来逐点检查交接。从此，李书记一连10多天在夜里偷偷地察看这个井组执行制度的情况。总的印象是，多数人能自觉地执行他们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比起其他井组还是好的，但也有少数人在工作中偷懒耍滑，违反劳动纪律。他很担心，这样下去可能会酿成生产事故。他把这些问题做了小结，写在了笔记本上。

在会战总部的生产进度与执行安全生产制度汇报会上，李光明说：“现在有个别人在执行安全生产制度时存在着‘四个不一样’，就是：领导在和领导不在时不一样，好天气和坏天气不一样，白天和黑夜不一样，有人检查和没人检查不一样。”很多人听了后都点头表示赞同，但总指挥康世恩先是皱了皱眉，紧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然后说：“你这个李光明书记啊，听说你猫在苞米地里偷偷地检查工作，这叫光明吗？我们的军队打败敌人，一靠纪律和制度，二靠觉悟，只有人的觉悟提高了，才能认真地执行制度呢，你能正面引导教育工人们自觉地把你这‘四个不一样’变成‘四个一样’，才算你这个党委书记又光明又有本事哩！”

1961年夏天是个多雨之季，一天夜里，天阴得像黑锅底似的，李光明和五队队长白荣岗到5-65井组查零点交接班，不一会儿，接班的李润纪打着手电走了井组房又和交班的小张走了出来，一项一项地检查设备，走到分离器房时，李润纪用手电照着量油玻璃管说：“这管上有油渍，我不能接班。”小张二话没说，找来抹布就擦了起来，直到俩人都满意了才去查看另一个点。看到这里，李光明高兴地拍着白荣岗的肩膀说：“这不是黑天和白天工作一个样吗！”

李天照井组独创了设备挂牌制度，就是在正运行着的设备上挂一个“开”字牌，停运的挂“关”字牌。一天夜里，李天照陪李光明查岗，两个人边走边研究着如何防止单兵作战偷懒出事故的事儿。不知不觉中，就走进了井场，李天照小声说：“现在咱们就考验一下这个于贵业。”他顺手就把套管闸门上挂着的“开”字牌给翻成了“关”字。第二天一大早，李天照就赶到井组去查看夜班记录：“夜点时发现套管闸门上的‘开’字变成了‘关’字，提醒下井的人提高警惕！”李天照看了以后脸上露出了微笑。

胡玉双虽然不是“老采油”，但是在井组所有成员中论钻研技术和责任心都是数一数二的，工作起来总是有股犟劲。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他正站在井口房上面清蜡，一阵大风吹来把他的帽子给吹飞了，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大雨就夹着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刹那间全身都被浇透了，浑身冻得直打哆嗦，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坚持着，丝毫没有影响操作。在当天晚上的学习会上，李天照表扬胡玉双不顾风吹雨打一心为生产的精神，胡玉双坚定地说：“坚守生产岗位，就应该像哨兵那样，别说是刮风下雨，就是飞石头下刀子，我们工作也要做到好天气和坏天气一个样。”

1961年的冬天说来就来了，在零下20多度的寒夜里，气管线和干线加热炉的放空间门经常结冰，这会直接影响生产。那天早上，周世亮去接李树仁的班，一检查发现有一个放空间门不通了，这明明是夜班没能及时放喷造成的，周世亮很生气。小李不但不认错还找理由说：“这是老问题了，光怨我干啥！”俩人吵了起来。晚饭后李天照召集全井组的人讨论：“白天和晚上干线压力都一样，气温也差得不大，为什么偏偏晚上爱出这类事？”经过摆情况找原因，得出了结论：“这种事情是出在晚上没有领导来查岗时的班上，这说明值班的人偷懒，没有按时巡回放喷。”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干工作只有黑天和白天一个样，才能保证安全生产不出问题。

宋振明认为，全面总结李天照井组先进事迹、树起标杆的条件基本成熟了。经矿党委研究决定，在5-65井组发动群众来个大总结，把过硬的经验整理出来。经过反复讨论，认真总结推敲，总结出了“黑天和白天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

1962年6月21日，连绵不断的雨终于停了，火红的太阳照在清明如洗的草原上，油田上到处是一派繁忙景象。上午10点多钟，有几辆吉普车开了过来，正在岗位上工作着的人们抬头一看，从车里走出来的人中有敬爱的周总理，他在余秋里部长的陪同下向大家走来，微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正在维修注水泵的任师傅刚要和总理握手时发现自己的手上沾着油污，犹豫了，这时总理的两只大手已经紧紧地握住了他的右手，亲切地说：“我也做过工，不怕油。”接着，总理又走进值班室，仔细地看着墙上挂着的岗位责任制，边看边微笑着点头，热情地称赞道：“好，这样做很好，你们的岗位都非常重要！”随后，他拿起抹布边和大家一起擦拭设备边鼓励大家要严格执行岗位责任制，把工作做得更好。

1963年《大庆油田岗位责任制调查报告》指出：“‘四个一样’，是在制度上养成习惯、形成作风的具体标准。做到‘四个一样’，制度就真正落实了，扎了根，生产面貌就会产生深刻的变化。”同年8月15日，5-65井组被石油部授予“首创‘四个一样’的李天照井组”光荣称号。“四个一样”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工作条例（草案）》。从这以后，会战工委多次到5-65井组召开现场会，“四个一样”在全战区普遍开花结果，“李天照式”的井组”和单位大量涌现。

自1961年投产至今，5-65井组的几代人用“四个一样”的主人翁责任心，确保生产出130余万吨原油，先后获得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精神教育基地”、黑龙江省“爱国教育基地”等殊荣。圣地不老，精神长青，源自5-65井组的“四个一样”如春雨润泽着油田员工，为实现“稳四上五”而努力奋斗。

探访「四个一样」发源地组

□汤儒勤

发生在铁人纪念馆的故事

□张志诚

清明节的那一天
一位老大娘来到铁人纪念馆
一身素衣
一把纸钱
说要了却她多年的心愿
白发记载着岁月的沧桑
泪眼讲述着不尽的思念

这可难坏了馆里的接待员：
“大娘，您的心思我理解
纪念馆怎能有祭祀香烟……”
一方是苦苦相求
一方是苦苦相劝
老大娘终于被说服
离馆时已是热泪涟涟

不一会儿
老大娘又走进纪念馆
蹒跚的脚步，急急的话语
手里的鲜花夺目耀眼：
“孩子们啊，这可是大娘的一片心
让我和铁人说说当年……”
在场的人泪湿双眼

行驶在准噶尔戈壁滩的黑夜里

天黑了
没有草木，没有村镇
鹅卵石
一片片的，也黑了

她的牙齿咯咯作响
她着急，她紧张，她羞怯，她双手掩面，急不可待地蹲下身

戈壁滩啊赤裸裸
那年，她是一个从西安分配到油田勘探队的女队员
她的名字，比一支小野菊还要简单
第27号

她或站，或往前跑，她憋不住了。她前看看又后看看
戈壁滩一览无余，四周皆是男工友

她的牙齿咯咯作响
她着急，她紧张，她羞怯，她双手掩面，急不可待地蹲下身

戈壁滩啊赤裸裸
那年，她是一个从西安分配到油田勘探队的女队员
她的名字，比一支小野菊还要简单
第27号

再向前
望了，再望
天空那么远那么大，只有一点点星星
像露珠一样，湿湿的
小小的

地质队员们走进了芦苇荡

都大半天了
也很少看到队员的身影

倒是那不时惊飞的鸟儿，让我可以断定
地质测线就在里面，百余名队员就分散在里面

在地质队，所谓的现实太遥远，好多队员已习惯
在尘世外面生活

就是那天，在芦苇荡深处，我不经意遇到女队员
江小梅
她可能累了，把施工设备放在一旁，以芦苇为席，
用胳膊支着脑袋
很优美地斜卧着，听一台袖珍收音机

而暖洋洋的阳光，就在她身边
而我，也许不该走到近